

宋 鶴 林 彭 邦 纂 集

以正治國章第五十七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

御註曰正者道之常奇者道之變無事者道之真國以正定兵以奇勝道之真無容私焉順物自然而天下治矣

碧虛子陳景元曰其然猶如是也老氏自設問答言我何以知天人之意如是哉謂下文也

賴濱蘇轍曰古之聖人柔遠能邇無意於用兵唯不得已然後有征伐之事故以治國為正用兵為奇雖然此亦未足以取天下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唯體道者廓然無事雖不取天下而天下歸之矣
葉夢得曰物各有所當治國者必以正用兵者必以奇國以奇治之則亂兵詭道用之以正亦未免於敗然聖人之奇豈若後

世之詐哉敵至而為之所是以其變不窮黃茂材曰夫道無為而無不為正也奇也無事也非知道者孰能之推而治國用兵取天下特其緒餘土苴耳古之人有行之者如伊尹太公范蠡張良之徒皆以此

程大昌曰正者如人之行正路也奇者如人之行捷徑也無事者本其當然而不整不擾也

夫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人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

碧虛子陳景元曰忌諱謂禁令也君不能無為而以政教治國禁網繁密民慮抵犯避諱不暇弗敢云為舉動失業日至貧窮利器者權謀也君不能安靜而以智變為務上下欺給則民多權謀偷安其生包藏禍心日至昏亂伎巧謂工伎巧妙也君不能無事而以機械為妙志在奢淫則民高雕琢服玩金玉奇恠異物日益滋生古本

作民多智慧而邪事滋起法令謂刑法教令也君不能無欲而以刑法作威民雖苟免其罪然而不足則姦宄生焉故聖人云此老氏之謙不敢自尊其言故舉聖人之云或謂老氏為周柱下史逾觀上世之遺書三墳之古文以證其必然

賴濱蘇轍曰人主多忌諱下情不上達則民貧而無告矣利器權謀也明君在上常使民無知無欲民多權謀則其上眩而昏矣人不敦本業而趨末伎則非常無益之物作矣患人之詐偽而多為法令以勝之

民無所措手足則日入於盜賊矣
連真子曰有欲者外也朴之散也無欲者內也朴之聚也故曰我無欲而民自朴前曰以無為取天下蓋由此而見矣非體道之盡者孰能與此
黃茂材曰上古之時民如標枝然昧昧而行安有忌諱權謀不作安有利器宄居環欵安有伎巧不知君臣上下之分安有法令大朴既散人偽日長至於商周之末極

矣忘諱尚而民彌貪利器用而國家昏伎巧工而奇物起法令煩而盜賊充斥聖人將欲舉天下而返於淳朴之俗亦豈有他術哉清靜無為無所事而去其欲而已程大昌曰其曰聖人云者古有是語而老子後以自主也

其政悶悶章第五十八

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御注曰在宥天下下知有之而無欣欣之樂

碧虛子陳景元曰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故人則凋弊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悶悶如天道昏昏默默任其自然察察者政教煩細民多犯之故缺缺也

清源子劉驥曰悶悶者不徇於物而恬淡無為也察察以智治國也

黃茂材曰昏昏默默至道之極窈窕冥冥至道之精而以察察為政者豈足語道哉故曰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

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

御注曰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德慧術智存乎疾疾高明之家鬼瞰其室知時無止知分無常知終始之不可故則禍福倚伏何常之有

碧虛子陳景元曰若有道之君守之以清靜任之以自然不利貨財不近貴富不樂壽不哀天不榮通不醜窮不拘一世之利以為己私分不以王天下為己處顯如是則禍福倚伏於何而有

陸佃曰天之肇降生民而其福至於淳淳其禍至於缺缺豈有他哉繫一人之政而已故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

清源子劉驥曰其民缺缺則民始惑亂無以及其性情而復其初則禍福倚伏千變萬化而未始有極也

其無正邪

碧虛子陳景元曰禍福倚伏豈無正邪必有正耳在乎有道之君無為無事忘形忘物而後正耳若有心為正其正必復為奇

矣有心為善其善必復為妖矣謂下文也陳象古曰言物未嘗不存於正道也

正復為奇善復為妖民之迷也其日固已久矣

御注曰通天下一氣耳今是而非非先迂而後合神奇臭腐相為終始則奇正相生扶善之更化乃一氣之自爾天下之生久矣小惑易方大惑易性自私之俗勝而不明乎禍福之倚伏且復察察以治之民安得而反其真乎

碧虛子陳景元曰嗟薄俗不能自正自善而乃矯真為正逆性為善而反為奇為妖迷惑不悟其所由來固已久矣

頴濱蘇轍曰天地之大世俗之見有所眩而不知也蓋福倚於禍禍伏於福譬如晝夜寒暑之相代正之為奇善之為妖譬如老稚生死之相繼未始有正而迷者不知也夫惟聖人出於萬物之表而覽其終始得其大全而遺其小察視之悶悶若無所明而其民淳淳各全其性矣若夫世人不

知道之全體以耳目之所知為至矣方且自以為福而不知禍之伏於其後方且自以為善而不知秋之起於其中區區以察為明至於察甚傷物而不悟其非也可不哀哉

臨川王安石曰種種分別遂生妄想

黃茂材曰禍福奇正秋善之在天下如循環然孰知其極易稱惟聖人能知進退存亡況夫禍福之倚伏奇正之相生秋善之更化豈世人所能知哉故曰久矣

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御註曰聖人所以正天下者何哉如斯而已

君虛子陳景元曰劌作穢濁穢也有道之君率性清廉使物之自化耳而不以己之潔白揚彼之汚但使物知勤而洗除穢濁矣自此以上皆悶悶之政非察察之治也古作劌傷也言聖人廉以自清而不以刑物使傷也

賴頴蘇轍曰知小察之不能盡物是以雖能方能廉能直能光而不用其能恐其陷於一偏而不反也此則世俗之所謂悶悶也

臨川王安石曰聖人無方無隅故方而不

割崖岸而不畏故廉而不劌大直若屈故直而不肆用其光復歸其明故光而不耀陸佃曰不割彼以為方不劌彼以為廉不肆彼以為直不耀彼以為光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不以廉而彰人之穢不以潔而明人之汚

葉夢得曰民日迷於其間而弗悟聖人固當有以救之是故方而不割則有全者存廉而不劌則有質者存直而不肆則有屈者存光而不耀則有晦者存是以閉而不盡用為悶而不為察者也

清源子劉驥曰此四者皆悶悶之政非察察之治使民去智與故循天之理黃茂材曰夏商以來士守一介不見道之大全方則必割廉則必劌直則必肆光則

必耀如伯夷叔齊尾生申徒狄之徒而遂至於害性傷生亦可悲矣老子時為柱下史非不方也廉也直也光也而人莫知其為老子者不割不劌不肆不耀焉爾故能樂其全

程大昌曰廉者物之稜也陸廉之廉是也既曰廉則遂有芒角鋒刃矣

治人事天章第五十九

治人事天莫如嗇夫惟嗇是以早復早復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

御註曰聰明智識天也動靜思慮人也適動靜之節省思慮之累所以治人不極聰明之力不盡智識之任所以事天此之謂嗇

涑水司馬光曰嗇者省嗇精神也早復者不遠復也不遠而復不離於德可以修身賴頴蘇轍曰凡物方則割廉則劌直則肆光則耀唯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

不肆光而不耀此所謂畜也夫畜者有而不用者也世患無以服人苟誠有而能畜雖未嘗與物較而物知其非不能也則其服之早矣物既已服欲藏其用至於沒身而終不試則德重積矣德積既厚雖天下之剛強無不能克則物莫測其量矣如此而後可以有國彼小人有尺寸之柄而輕用之一試不服而天下測知其深淺而爭犯之雖欲保其國家而不可得也吾是以知畜之可以有國則有國之母也

臨川王安石曰夫人莫不有視聽思目之能視耳之能聽心之能思皆天也然視而使之明聽而使之聰思而使之正皆人也然形不可太勞精不可太用太勞則竭太用則瘦唯能畜之而不使至於太勞太用則能盡性盡性則至於命早復者復於命也

王雱曰治人在乎正己事天在乎盡性惟此兩者一於畜而已動極而靜則其復晚矣惟畜者不侈於費已其去本也未嘗遠

故復靜為早德不外耗則積於內矣積於內而資納無窮則其為積也積之又積也盡性之人蓋將生天生地宰制造化其於事物何所不能盡性則大矣大而化之則聖矣化則無窮故莫知其極

陸佃曰畜者愛養之辭韓非所謂愛其精神畜其知識是也蓋畜精養神然後可以俯治人而仰事天故曰治人事天莫如畜達真子曰畜於一心則必欲動而歸靜畜於一性則必欲意而歸無心欲動於靜然後能盡心性欲意於無然後能正性盡其心正其性者人道之盡也人道盡則固可以治人矣心靜則任其自然性正則安其固有任自然安固有者天道之盡也天道盡則固可以事天矣是以治人事天莫如畜惟心早復於靜意早復於性則所謂重其積德也能內重其積德以至治人則人無不順以至事天則天無不符以至應萬物則萬物莫不歸以至率萬化則萬化莫不盡是謂重積德則無不克母也者為衆

子之莫不從以衆動而歸靜以衆有而歸無固不異子之從母也惟衆動而歸靜則靜之者無終窮衆有而歸無則無之者無極盡故曰有國之母可以長久

晦菴朱熹曰早服者言能畜則不遠而復重積德者言先已有所積後養以畜是又加積之也如修養者此身未有損失而又加以畜養是謂早服而重積若待其已損而後養則養之方足以補其所損不得謂之重積矣所以貴早服者早覺未損而畜之也

黃茂材曰畜者守於內不耗於外以之治人而人治事天而天應謂之早復復者物之初今之道家所謂返本還元是已可以成德可以勝群物可以同於無極可以為有國之母

林東曰畜雖有怪吝意乃簡損之理人為難治天為難事能於簡損而早復其德性之真則可以見道既見天道則人雖姦詐天雖難測理不難見治之事之皆基於此

是謂深根固抵長生久視之道

御註曰根深則抵固性復則形全與天地為常故能長生與日月參光故能久視人與物化而我獨存此之謂道

碧虛子陳景元曰杜光庭曰修道之士當神以安體積氣以全和內固三關而祛萬慮百神率服衆行周圓變化莫窮享年長久固帶於混元之域深根於無何有之鄉與夫九老七元差肩接武矣古本作抵本也

頴濱蘇轍曰孟子曰盡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以畜治人則可以有國者是也以畜事天則深根固蒂者是也古之聖人保其性命之常不以外耗內則根深而不可拔蒂固而不可脫難以長生久視可也蓋治人事天雖有內外之異而莫若畜則一也
陸佃曰根在幽蒂在顯根則以言其命蒂則以言其性萬物莫足以測之謂深惟命為能與於此故曰深根萬物莫足以傾

之之謂固惟性為能與於此故曰固蒂
黃茂材曰深根固抵長生久視之道於是乎在經云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其道見於易之復卦

治大國章第六十

治大國若烹小鮮

御註曰事大衆而數撻之則少成功藏大器而數徙之則多傷敗烹小鮮而數撻之則潰治大國而數變法則惑是以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

頴濱蘇轍曰烹小鮮者不可撻治大國者不可煩煩則人勞撻則魚爛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寬猛相濟生熟得中

黃茂材曰遺無大小治大國烹小鮮同於一道

以道莅天下者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民非其神不傷民聖人亦不傷民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碧虛子陳景元曰西昇經曰所謂為道自

然助之不善於祠鬼自避之此之謂也人
不作壘則祇祥何緣而與人守常德則神
變無因而傷民河上公曰夫兩不相傷人
得治於陽鬼得治於陰人得全其性命鬼
得保其精神故德交歸焉杜光庭曰夫民

為邦本本固則邦寧人為神主主安則神
享聖人以道為治既不傷於人鬼神感聖
人之功亦不害於物兩者交悅二德交歸
頴濱蘇轍曰聖人無為使人各安其自然
外無所求內無所畏則物莫能侵雖鬼無

所用神矣非其鬼之不神亦有神而不傷
人非神之不傷人聖人亦未嘗傷人故鬼
無能為耳人鬼之所以不相傷者由上有
聖人耳故德交歸之

陸佃曰神無乎不在其在人則聖而不可
知者也其在鬼則靈而不可知者也故鬼
之所以不神者非無神也其神不傷而已
故曰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

葉夢得曰詩頌文王之聖至於思齊曰神
罔時怨繼之曰神罔時恫豈不以鬼無所

怨於人則亦無憫於人降之嘉生而禍災不至其有傷之者乎

晦菴朱熹曰老子謂以道莅天下者其鬼不神若是王道備明則此等不正之氣都消錄了

黃茂材曰有道之世人能養其神不使其鬼勝故曰其鬼不神有干越之劍者柙而藏之不敢用也寶之至也聖人之不輕用其神亦如其劍雖曰神不傷人是亦聖人能養其神使不傷人爾故曰兩不相傷德交歸焉

大國者下流章第六十一

大國者下流

御註曰人莫不有趨高之心而趨高者常蹶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也

也

頴濱蘇轍曰天下之歸大國猶眾水之趨下流也

臨川王安石曰大國下流者如眾人之所惡也非君子惡居之下流也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人以謙為德海以容為量自高者不受於物能下者為物所歸

清源子劉驥曰一身之設一國之象也身之虛而萬物至心之無而和氣歸虛無者

聖人之所居所謂大國也以其不爭而天下莫能與之爭至於萬物之精華無極之物自來歸之猶眾水之趨下流也經所謂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谷此之謂也

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為下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

御註曰天下皆以剛強敵物而我獨偏於柔靜不爭之地則人孰勝之者是乃所以交天下之道

碧虛子陳景元曰天下之所交牝者以其

大國善守雌牝柔靜之德故能攝伏天下雄壯之國

涑水司馬光曰交猶歸聚也
頴濱蘇轍曰眾動之赴靜猶眾高之赴下

也大國下以取人小國下而取於人

臨川王安石曰交者眾人之會能處眾人之所惡則天下之動莫不歸之矣故曰天下之交牝蓋天下之交交於牝而已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牝者母也物莫不慕其母也牝柔而靜牡剛而動常為牝之驅役故聖人知雄守雌柔而不爭虛而處下物皆歸之

達真子曰牝者靜也牡者動也以靜為眾動之所歸以牝為眾牡之所往理固無化

以靜為下故也為國者體此以靜制動以牝制牡故大國以下小國能屈已之勢也大國屈已之勢則取小國矣小國以下大國能畏彼之勢也小國能畏彼之勢則取大國矣以用也以取者力行而取也而取者自然而取也大國志勢難在爭力行故曰以取小國趨勢易情之自然故曰而取

陳象古曰交謂交結而附於已者也
葉夢得曰取之為言得其所欲之謂也

清源子劉驥曰天一生水在人為精地二

生火在人為神神者陽中之陰故謂之雌亦天下之牝也聖人知雄守雌以陰煉陽陰極則陽生無為之妙天地之要變化之機也故牝常以靜勝牡焉以靜而為之下靜則群動趨之下則衆高赴之天下常勝之道也

黃茂材曰夫道非徒下之而已雖曰下之其終也不有以勝之必有以取之牝柔也靜而處下然能勝牡此非下之而終有以勝之者歟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湯事葛是也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勾踐事吳是也此非下之而終有取之者歟故曰或下以取或下而取亦其自然之理本於無心

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兩者各得其所故大者宜為下

御註曰天道下濟而光明故無不覆地道卑而上行故能承天人法地地法天故大者宜為下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大國得小國則

益盛小國得大國則遂安各遂所欲大者能先下之則小者歸故宜下

陳象古曰大國恃強鮮能下下今獨言大者宜為下明所難也

黃茂材曰夫有所欲於人而不能下人則不得其所欲大國欲兼畜人小國欲入事人能下則得不能下則不得至於道固無欲然欲至於道是亦為有欲也大者道也故宜為下此一篇全是借物明道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十四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十五

宋 鶴林 彭 非 纂 集

道者萬物之奧章第六十二

道者萬物之奧也

碧虛子陳景元曰夫道也者包括無外萬物資始最深最奧為庶品之根本無有逃其術內者

穎濱蘇轍曰凡物之見於外者皆其門室也道之在物譬如其奧物皆有之而人莫之見耳

清源子劉驥曰西昇經云道深甚奧虛無之淵言道為萬類之淵藪無物不蘊藏也莫神於天道實覆之莫富於地道實載之天地之大尚不離於覆載之內況其他乎黃茂材曰物生於三三生於二二生於一一生於道則道也者豈不為萬物之奧乎程大昌曰道之播而出也為有有之又出也為形形具而物有其質及其在人則德仁義禮皆是物也故物者道之邊際而道者萬物之樞奧也